

“永不成熟”的藝術家

——獨家專訪中國著名當代藝術家張洄

本報記者 韓璐 多倫多採訪報道

1965年出生的張洄是中國最杰出的行為藝術藝術家之一，他曾經渾身塗滿蜂蜜端坐在北京東村的廁所裏任蒼蠅飛蟲繚繞叮食，他曾經和馬六明等藝術家用赤裸的身軀為荒涼的無名峰增高一米，他曾經裹滿一身血紅的牛肉行走在紐約的街頭，那種被壓抑很久的底層黑暗在鏡頭前肆無忌憚得讓人不安。如今的張洄被稱為“觀念藝術家”，創作的領域愈加寬泛：帶有強烈“張洄”印記的個人作品、公共雕塑、歌劇執導……

2012年5月，張洄受邀赴加拿大多倫多，參加公共藝術作品“升騰”的揭幕儀式、安大略美術館張洄個展的開幕活動以及擔任歌劇《塞魅麗》總導演等三項藝術活動，在多倫多掀起了一場“張洄旋風”。5月3日上午，在張洄下榻的Hilton酒店套房裏，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眼前的張洄穿着樸素，態度適意，怎麼看都是平和安穩的中年男子，但偶一凝神駐眸，眼神中仍閃動刀鋒般的亮和銳，宛如當年。

安陽、北京、紐約、上海，城市培養了人的個性

1965年，張洄出生在河南安陽，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河南農村，這塊土地培養了他跟自然密不可分的基本個性。80年代，一批年輕的中國藝術家開始偏愛於行為藝術等實驗藝術。90年代初張洄開始“北漂”，開始進入正式的對藝術的思考和創作時期。在不斷探索對藝術的最好的詮釋方式的過程中，張洄逐漸覺得身體是詮釋他思想的最好途徑——因為身體一直是他的工具。他想要通過身體來表達他的境遇，他真實的生活。

1993年，張洄在北京的東北邊租了間便宜而破敗的房子，不久其他前衛藝術家們也聚過來，他們給這個實驗藝術家群居的村子取名“東村”，名字來自著名的紐約藝術區。張洄在1994年創作了其標志性作品《12平方米》——他赤裸著坐在東村的公共廁所內，渾身落滿蒼蠅。照片令人驚駭。完整的行為表演過程是（錄象）：他光頭裸體走進附近的廁所，坐下，蒼蠅開始圍繞和停落在他的身上，最後黑壓壓地覆蓋了他的全身。這張令人難忘的作品讓張洄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並成為他的代表作。批評家認為這部作品映射了北京藝術東村、甚至其他地區的生活狀況，以及在如此惡劣環境中頑強生存的意志力。

1998年，張洄移居美國紐約，抵美後在適應美國社會的艱難和與“非中國人”溝通過程中產生的極大困惑都在他的新作品中表現出來。1998年在 P.S.1 美術館門口，他赤裸地睡在一張冰床上，象徵着他要用自身的能力去化解陌生文化所帶來的冰冷的隔閡和疏離。這種有血有肉的、真誠的、使人感動的表演很快被思想開放的美國觀眾所認同。2001年的裝置作品《和平》中，藝術家以自己為原型做了一個全身貼滿金箔的裸體模型，并把這懸在半空中的人體模型當作敲擊青銅鐘的器具。這件作品在2006年蘇富比春拍中賣出40.8萬美元的高價。2004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項驚人作品——“生肉行走”：在自己全身貼滿生牛肉片後走上麥迪遜大街街頭，仿佛就像一塊巨大的、鮮血淋漓的肉在行走。

2005年，張洄離開了美國回到中國上海，在上海閔行西村經濟開發區設立張洄工作室，後來又搬到鬆江，占地40餘畝，相當於7個上海音樂廳的大小。這是一次徹底的回歸。他重新回到了喚醒他對青春和夢想的記憶的土地。塵封已久的有關“文革”的記

憶如潮水般湧而來，他要表現這些和他青春的日子有關的片段。張洄把中國20年代到80年代的歷史性圖片用黑白的方式打印出來，貼在從山西省找來的沉重木門上，然後再進行雕刻，作品的最後是圖片和被雕刻的部分同時呈現在木門上。這些木門本身就承載着中國近代的歷史記憶，從戰爭事件，到勞動場面，到個人記憶，到地域傳說等等。富有魅力和懷舊色彩的《記憶之門》系列由此而生。

親身經歷了中西方的藝術文化差異，張洄對中西方藝術有很形象的比喻：西方藝術從歷史到今天，永遠強調“大我”，我永遠放在第一位。而東方藝術正好相反，強調人在自然中是渺小的“小我”，中國畫中主體是自然山水，即使有人在樹下山下撫琴，都顯得很“小”，體現出跟自然的一個和諧比例。如果用形狀來區別，西方的藝術是三角形或方形，有稜有角，而東方的藝術則是一個圓形。“其實作為當代藝術已經不分地域、東西、跨界，祇要你覺得合適，就可以拿來用，但重點是你得有自己的態度、原則、情緒，就像建築一樣，即使一道牆也必須有自己的情緒。”

如今是回到上海的第六個年頭。談到這幾個自己久居過的城市時，張洄感慨地說，每個城市對自己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果沒有當初在北京8年的創作積累，自己在紐約藝術界不可能迅速走紅；而如果没有在紐約進行藝術創作的8年，自己回到上海後就不可能那麼方向明確，不可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麼、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紐約，隔着千萬裏的遠距離回頭看自己、看自己的國家、文化和背景，會更清晰；而離開北京去紐約，讓自己在全球化的視野上有了更高的認識，才有了更強的自信。

藝術都是垃圾，好的藝術品是“有用的垃圾”

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來自全球的8位藝術家為世博創作了永久性的公共藝術作品。這個公共藝術項目的策展方、法國的密特朗藝術中心通過“全球海選”的方式從60位藝術家中最終選出8人，張洄名列其中。他的作品是一對6米高的大熊貓“和和”與“諧諧”。這對熊貓雕塑耗資一百多萬美元。

“和和”與“諧諧”完全不像常人印象中熊貓的憨態可掬。通身的鏡面不銹鋼，線條冷硬，軀幹肥碩四肢細長，凹陷的眼窩和尖牙利爪甚至有些凶悍。張洄認為，多年在國外居住，再回到今天的中國，這是他感受到的一種民族情結。“這對熊貓表達我認為的今天中國人面對世界的一種態度：我中國人，就是我，我要主張正義，主張秩序，我不能是被動的，我要參與這個世界。我覺得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有一個大的轉變。”結果，這對“另類”面貌的不銹鋼大熊貓果然贏得了無數觀眾的贊賞。

2012年5月，張洄應邀赴加拿大多倫多，參加自己公共藝術作品“升騰”的揭幕儀式、安大略美術館個展的開幕活動以及擔任歌劇《塞魅麗》總導演等三項藝術活動。其中，被置放在市中心新開張的香格裏拉酒店大門口的巨型不銹鋼雕塑“升騰”就是繼“和和諧諧”之後的另一件大型公共藝術作品。這是打敗衆多競選者、由香格裏拉酒店集團發展商與當地美術館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委會一致推選的結果。“升騰”這個名字的意義是騰升到另一種空間，另一種境界，是離開地球的一種概念。它最高點接近22米，長19.8米，重約22噸，除建築物外牆的雕塑外，酒店大堂裏也有與外牆互相呼應的雕塑。它整體看上去是一條飛翔的銀龍，而又

有無數和平鴿從四方八面飛近龍身範圍，張洄造型表現出來的卻是一種奇異的和諧和完整。

後來張洄還告訴記者一個小插曲：本來香格裏拉酒店的開發商堅持要把“升騰”烤上大紅的漆，因為紅色象徵吉利和喜慶。張洄和助手們把紅漆都買來了，但怎麼看還是覺得不銹鋼的原色漂亮，于是在揭幕式前一天再給開發商打電話：“你們再來看最後一眼吧，如果看了實物後還打算烤紅漆，我就尊重你們的最後決定。”結果，當開發商親眼目睹了“升騰”的實物之後立即被它的魅力所震撼了，當場決定不再烤漆，“升騰”終能以最初的真實面目呈現在多倫多市民眼前。

張洄認為，公共藝術是一個城市的靈魂，跟市民、觀眾是一個直接的互動，不像平面和藝術作品，祇有買票到美術館才能看到。有強迫性，在公共空間裏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以前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過一句話：藝術是垃圾。時至今日，張洄仍舊這麼認為：不僅藝術，人類在地球上創造的所有東西，都是垃圾。但垃圾也有分類，有的是可回收的，有的是不可回收的。有的是有用的，有的是純粹的廢物。“每個藝術家當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成為一件‘有用的垃圾’。”

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但藝術家要“必逾矩”

與“升騰”揭幕儀式同一天舉行的，是在安省美術館的張洄個展《香灰畫和記憶之門》。展出兩組共12幅張洄近期的作品，包括在中國最出名的加拿大人“白求恩”那張手術臺工作的畫像。香灰畫（Ash Painting）可謂是張洄的“獨家發明”。從紐約回國之後，對佛教感興趣的張洄常去寺院進香，看到無數善男信女擎着香在佛前默默祝禱，他開始思考，是什麼力量讓中國人有這種信仰。香爐裏的殘渣灰燼引起了張洄濃厚的興趣。無數人的祈願和禱告隨着青烟飄渺，最終歸結為一堆被視為廢棄物的灰燼。這些人與神溝通的中介物，在張洄看來“具有靈魂性”。于是，史無前例的香灰畫在藝術家的手下橫空出世了。

在張洄看來，香灰首先是非常典型的東方式符號，是宗教的產物，具有陰沉神秘的色彩。其次，在人類藝術史裏從沒有過香

灰藝術，這樣一種獨一無二的材質毫無疑問地將為藝術史增加一個全新的畫種。最重要的是，香灰是凝固的一種集體記憶，凝聚着一個國家、人民集體的起源和夢想，一堆黑白灰相間的灰燼，歷史的沉默、幽暗和難以言傳都漫漫浸透其間。所以說它不是物質的，而是一個“靈魂的產物”。

當藝術家已經當了20多年了，有過很多個人風格強烈、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雙贏的代表作品，但張洄對自己的評價卻是“一個永不成熟的藝術家”。他認為，在藝術領域裏，如果成熟了，就結殼了、固化了。代表一種固定的個人風格一旦成型，就很難突破。而“不成熟”則代表永遠在創變中，永遠在突破自己。這對於藝術家來說很重要。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但張洄以為，在藝術上一定要“必逾矩”才行，必須敢于越過界限、勇于打破所謂“規矩”，才能更好地進行藝術創作。所以，他不斷拓展藝術創作的形式和邊界，不僅用自己創新的香灰畫為藝術史增添了新的畫種，其他如牛皮雕塑、門板木刻、羽毛版畫等藝術形式都是張洄的“發明首創”。“我喜歡變化，不喜歡把一個東西一輩子做到死。我希望給人的感覺是：啊？原來這是一個藝術家的東西！感覺像100個藝術家在一生中創作了100種東西100種風格。”

同時，張洄這個對歐洲古典歌劇“根本沒興趣也沒任何經驗”的門外漢，居然還“跨界”到了歌劇界！5年前，他受邀擔任歐洲巴洛克古典歌劇《塞魅麗》的舞臺設計和總導演。

他清楚記得當時在布魯塞爾拉馬奈皇家歌劇院首演完畢之後，院長Peter對媒體說的一句話：“我請了一個中國當代觀念藝術家來執導一部歐洲巴洛克的古典歌劇，是一個很冒險的事情。但今天看到觀眾的反應之後，我知道這個冒險是很成功的。”為什麼要請一個“外行”來導演歌劇？從院長、從歌劇界來說是希望給傳統歌劇注入新鮮血液，帶來一個新的生命力。張洄做到了，如今這部他執導的經典歐洲歌劇仍舊在全世界巡演。5月9日起《塞魅麗》將在多倫多市中心的四季演藝中心上演八場，給多倫多的觀眾們帶來視覺和心靈上的全新震撼。張洄對多倫多觀眾和藏家的期待很純粹，希望他們能真正地、發自內心地懂，并愛上自己的藝術。



張洄手裏的“高香”是第二天升騰揭幕式上的重要道具

韓璐/攝